明慧週報

●大连版●　第 53 期　2009 年 5 月 23 日

台湾六千人排《转法轮》庆节日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来自全台湾及外岛金门、澎湖等地约六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南台湾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将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这本书，金光灿烂的排演出来，庆祝法轮大法洪传十七周年。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表示，“排演出殊胜、壮观的《转法轮》，是我们向师尊表达的一点心意。此外，这次的《转法轮》排字应该也会对全世界大法弟子，尤其是中国大陆弟子起到鼓舞作用。”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中国长春市首次面向社会传出，使“真善忍”的理念从此在世界广泛传播。十七年后的今天，法轮大法已经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参加排字的法轮功学员包括产官学界各阶层人士，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台南市九十八岁高龄的马伯伯，年龄最小的是年仅四岁的徐法恩小弟弟。马伯伯说：原本身体糟透了，一身都是病，整天靠吃药打针度日，等于是活不如死。有幸在十年前有机缘学炼法轮功，没多久就脱胎换骨般的病痛全消，非常感谢师尊与大法的慈悲与恩赐。四岁的徐法恩小弟弟是跟随爸爸从台北来的，他有模有样地盘坐在排字的法轮功学员当中，他说：我是法轮小弟子，法轮大法好！祝师父生日快乐！

一位来自屏东县枋寮乡的张女士跟着朋友来到埔顶大草原，在现场看了法轮功学员排出如此壮观的《转法轮》一书的图样后，敬佩地说：“这些法轮功学员很厉害，很能忍，在大太阳底下静静地坐这么久，非常坚持，我想他们的心里一定充满了 peace（平静、安详）。他们的身体一定都很好。”

来自高雄的林在芳是中钢公司的工程师，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他从不缺席。他说：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大法而受益，那颗感谢师恩的心，不言而喻。退休的陈校长说：尤其最难忘的“印度之行”已将法轮大法传至八十多所学校中，许多学校体育课就是炼法轮功，放学后连家长都跟着学炼。◇

天安门自焚案疑点分析

2001 年 1 月 23 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的五人“自焚”事件。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一口咬定他们是法轮功学员。通常新华社的每一篇报导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而这次对这等罕见大事的报导却一反常态地迅速！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

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面朝灭火器，在火焰中挣扎，注意，这时一只手臂伸向了刘春玲的头部，那只手臂抡了起来，用物体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被打得转身背向灭火器了，打弯曲了的重物反弹了起来，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此时的刘春玲向后倒下。谁是凶手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

刘春玲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物。但是，不管是什么，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而是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而且，飞起的条状物被打得弯曲，可见出手打击的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玲在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

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远距离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如果说他碰巧是携带摄像机的执勤警察，为什么当海外媒体质疑那些近距离特写镜头从何而来时，江泽民一伙却不敢承认这么简单的事实，偏偏声称那些特写画面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部负责人指出，CNN 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他们没有机会拍到现场镜头。江泽民、罗干一伙不敢暴露那个背着摄影包的人，想要掩盖什么呢？◇

真正的烧伤病患

“自焚”严重烧伤者小思影为什么被全身紧包？记者采访时，不穿防护衣也没戴口罩。

曝光多年来恶党对我的迫害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我修炼大法十三年了。现在我要把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受到的迫害写出来，让人们看看中共是如何残酷地对待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善良的修炼人的，让人认识恶党的邪恶本性，远离它。

得法前我满身是病，脑血栓前兆、尿路感染、腿疼、胃病等等。通过学法炼功，这些病痛都不翼而飞，用同修的话讲，“你真是换了个人”。并且一改过去的暴躁脾气，慢慢变得祥和了，我真正地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师尊的慈悲苦度。

一九九九年七月，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开始了。为了证实大法，我们几个同修坚持在公园里炼功。几天后被劫持到白山路派出所，逼供一天一宿，后被劫持到辽宁省大连市戒毒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九月末为给大法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访，在旅馆被绑架，第二天被劫持到大连市戒毒所。在戒毒所，大法弟子每天被强迫背手坐，强迫听诽谤师尊、诽谤大法的录音，强制洗脑。

为抗议对我们的无理迫害，我和几个同修开始绝食。恶警老庄用木板狠毒地打我，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八天后我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干奴役，二十四天后被劫持到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

在大连教养院，为了抵制迫害，我们八十个同修集体绝食，遭到恶警残酷迫害。每天被灌食两次，被恶警毒打，恶警林仪用电棍电。二十七天后，大法弟子孙连霞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以司法局副局长郝宝昆为首的邪恶之徒对大法弟子的强制“转化”开始了。晚上所有大法弟子都被强迫弯腰九十度、两手后伸站着，强迫踩写在纸上的师尊的名字。同修被轮番带到走廊里，签“转化书”。走廊里皮鞭声、刺耳的电棍声、大法弟子的尖叫声及辱骂师尊和大法的广播声混在一起，一片恐怖。 迫害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由于当时法理不清，面对邪恶的暴力“转化”两名同修为反迫害被迫跳楼，做了违背大法法理的事。

同年六月，又一轮强制“转化”开始了。一天下午，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恶警韩健敏告诉犹大“动手”。晚上我被带到储藏室，一帮犹大用塑料拖鞋底、拖布把等毒打我，当时能用来打人的东西全用上了。体罚、不准睡觉，连续两天我被打的头、脸、身体全部肿胀、青紫。这次强制“转化”，大法弟子王秋霞被犹大用装满水的可乐瓶子活活打死。当时，恶警苑玲月值班，王秋霞喊“救命”她也不管，王秋霞被打死与她有直接关系。

二零零二年过年期间，因我悟到不应该呆在邪恶的黑窝里便绝食反迫害，被恶警毒打、关小号迫害。在小号里，被强迫罚站、戴手铐、不准睡觉、开窗冻、睡死人床等，脚腿被迫害的肿胀、麻木，四防还穿鞋踩我的脸，在这种野蛮折磨下，我被迫害得肝炎，保外就医。回家后不到五十天，四月十八日教养院四个恶警到我家将我劫持到教养院，我再次绝食。恶警韩健敏狠狠地说：“大连教养院没有人敢绝食，你绝食给你灌酒养胃。 ”他们把我拖去连续两天用鼻管给我灌啤酒两次。见我仍不吃饭，韩健敏高声喊着“明天给她灌烧酒”。第三天真的给我灌了烧酒。因我不配合邪恶，他们用力撬我的牙齿，致使我前面的牙齿全部松动，并露出很大的缝。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在恶警万雅林的指使下，四防把我吊起来，以五马分尸刑罚进行性迫害，那种折磨真是撕心裂肺。他们还用凳子尖抵住阴部转，几个恶人轮番转，边折磨边问“吃不吃饭？不吃再灌酒！”。看我昏过去了，他们就往我脸上泼水，拳打脚踢，直至筋疲力尽。几个小时过去后，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他们却问我恨不恨他们。第二天我的下身全部青紫肿胀并流血不止。我要求上医院，他们把我带到中心医院，医生问我是怎么回事，恶警谎称是磕的，医生说：“不可能，这是一个特殊的病人”并让恶警走。我对医生讲述了被迫害的经过，并要求住院。第二 天恶警将我送到医院交给我女儿后就逃之夭夭了。我女儿见我被迫害成这样，气愤地给教养院打电话：“你们把我母亲迫害成这样，我要一直把你们告到联合国去！”

在我被迫害期间，女儿曾多次到派出所、看守所要人，被白山路派出所非法关押几个小时，片警张学东多次上门骚扰，勒索女儿五千元钱，并恐吓，威胁要没收她的身份证。在这种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女儿承受不住，导致精神失常。

二零零五年我外出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密，被绑架到派出所，后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绝食被毒打，恶警往我嘴里塞报纸，被迫害得昏迷不醒后送中心医院住院，三天就花了一万多元。

还有一次，我回老家，因讲真相被告密。石河派出所赖姓警察将我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被劫持到金县三里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天。在看守所因炼功被恶警毒打。

我在家期间，片警、居委会、街道多次上门骚扰、恐吓，以致老伴忧心忡忡，精神恍惚。

二零零七年大连达沃斯会议期间，白山路派出所多名恶警、片警王兴民、陈姓女警，集贤社区周姓男工作人员、丁姓、刘姓女工作人员、王梅芳、郝运来（音）以及其它不知姓名的人前来我家骚扰，在走廊里监视三天。

奥运前，集贤社区周姓男工作人员、郝运来（音）等在走廊监视，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籍和私人财产。社区丁姓女工作人员还威胁我儿子，“以后有什么事情你母亲都在数。”

二零零九年“四·二五”这天，集贤社区丁姓女工作人员、郝运来（音）及派出所陈姓警察等又来监视一天。我问它们来干什么，一人说是保护居民安全，另一人说，“跟你说实话，就是来看着你的。”◇